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

2004年短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2004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21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2004年短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4年短篇小说 / 韩忠良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) ISBN 7-5313-2855-0

I. 2… II. 韩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123933号

责任编辑: 常 晶 张玉虹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 冯少玲

1、春风文艺出版社享有对本书与著作权有关的合法权益, 受法律保护。

2、非法盗版, 销售盗版书的行为是违法侵权行为, 春风文艺出版社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3、欢迎各界人士对复制、发行、销售盗版书的侵权行为进行举报, 出版社将予以奖励。

举报电话: 024-22593831

春风文艺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

024-23284391

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

陈 光 律师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390

购书电话: 024-23284402

网址: www.chinahunfeng.net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0mm

字数: 278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

印张: 11.125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000册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定价: 20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001/序：如诗的欢乐与秘密	李敬泽
001/欢乐颂	艾 伟
011/廊桥遗梦之民工版	李师江
023/屋顶上	朱 朱
038/斩首	赵本夫
049/碎玻璃	李 浩
069/白水青菜	潘向黎
083/挂像	莫 言
103/屋顶上的风景	尉 然
118/绑住我！	陈希我
143/去往银角	林 白
160/樱桃记	张 楚
177/勾肩搭背	黄咏梅
196/私宴	苏 童
211/拱北	石舒清
222/小嘴不停	铁 凝
233/狗皮袖筒	孙惠芬
252/柳乡长	阎连科
268/采浆果的人	迟子建
287/异乡	魏 微
309/关系	戴 来
321/还债记	赵志明

欢乐颂

艾 伟

这世界太安静了。没有一点儿声音。我坐在屋子面前，感到世界因为没有声音而变得轻飘飘的，就好像这世界正在远去，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。我就像这世界一样，因为失去了声音而变得分外之轻。我经常觉得自己快要消失了，我在一点儿一点儿蒸发。这令我心慌。

我知道不是世界太安静，是声音不能传到我的耳朵里。我的耳朵曾经是我的骄傲。那是一双绝对灵敏的耳朵。我相信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比那些探雷器更灵敏，地底下任何声音，哪怕是一只虫子的爬行声都不能逃过我的耳朵。

那时，我是一个扫雷员。战争早就结束了，但地雷依旧埋在地下。整个红河地区，据说埋有一百多万颗地雷。那地区经常有农民在耕田或走路时踩到地雷而命丧黄泉的。我是一个扫雷员，也叫工兵，我在那地区待了五年。在这五年中，我挖了无数颗地雷。挖雷是有工具的，你只要小心地移动那个探测器，地雷就会被发现。但并不是每个地雷都会被发现，有些地雷，比如蝶形的，可以避过超声波探测器。如果碰到这样的地雷，工兵只好自

认倒霉。我见过工兵被炸的情形。我看得很清楚。地雷在脚下被踩响，工兵被送上天，身体在空中被分离成一条腿，一只手，或者一颗头颅，一个身躯。我开始都不敢看，后来，见怪不怪了，我就看他们被炸开了花的情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血会像雨点似的从空中降下来。

我有一双比探测器灵敏的耳朵。我开始不知道我的耳朵如此灵敏，我是在挖雷时发现的。我发现我的耳朵比探测器更先知道地下的情况。我的耳朵“看”到了地下的一切。那当然是一种声音，但这声音有颜色，地下很美，像海中的热带鱼那样妖娆。然后，在这些美景中，我会碰到一块礁石，黑乎乎的，我知道那就是地雷。它在喘气，气呼呼的，像一只张开口的乌贼，等待着猎物的到来。

他们说我是个天才，是扫雷的天才。我自己也这样相信自己了。每次扫雷，我都走在最前头。我把探测器也扔掉了。我的耳朵就是最好的探测器。也许当地人很容易踏上地雷，但你干了扫雷这活儿后，你会发现真要找到一颗地雷也不那么容易，虽然这地区埋了这么多地雷，有时候却一天都找不到一颗，所以当我的耳朵探测到一颗地雷后，我的血液就会快乐地流淌，那情形就像猎人等到了猎物，就像垂钓者钓到了一条大鱼。这种激动人心的快乐令我浑身颤抖。

接下来，我要把这地雷挖出来。这同样是令人心跳的活儿。我要让自己从刚才的快感中平静下来，让心跳回到正常。我开始动土，如此小心，就像我在制作工艺品质，不小心的话就会破坏整个造型。这是危险的工作，一不小心地下的雷就会爆炸。但我却感受到一种赌命的快感。开土的过程是极其压抑的，整个身心都被调动起来，目光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明亮，这是和地雷之间的一场无声较量。当点火装置终于被我拆除时，快感会不可遏制地降临，那时候，就像他娘的足球运动员踢进了一个球，我会感到世界尽在我的掌握之中；或像雄鹅刚从雌鹅身上下来，总是会抬

头叫上几声，一副骄傲的样子，我也会向天空猛吼一声。

我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我相信自己是不会被地雷炸死的，所有的地雷都将被我消灭。这种感觉真是很奇怪，但我却深信不疑，就好像上天把我放到人间就是来干这个活儿的。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，在我变得越来越自负，越来越放松的时候，我受到了惩罚。一颗地雷在我的身边炸响了，从此我的耳朵再也听不见了。

世界变得无比安静，我从一个天才变成了一个聋子。

一切都改变了。我甚至感到自己死了。部队不再让我干扫雷的活儿，我也干不了啦。我被安排到地方。我是个聋子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我看到人们在张嘴闭嘴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寂静从天而降，笼罩着我，吸附着我，要把我从这世界分离出去。我感到寂静就像一道墙，把我和一切隔开了。我感到了坟墓的气息。我想，我将来死亡了，大概就是现在的景象，成了鬼魂，也许能看到人们的喧哗，看到鸟在山林里鸣叫，但已经与我无关。我只能像空气一样东看看西瞧瞧，对人间的事，我不能发表意见。这个想象吓了我一大跳，因为这意味着我死了。

我强烈地渴望声音：我在记忆里寻找。我听过有人唱歌，有人骂街，有人在床上高叫，听过枪声、炮声、地雷的爆炸声。这些声音如今到哪里去了呢？如果我掐一把自己的大腿，我是会痛的，但我喊一声，或唱歌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。记忆里的声音已变得越来越不真实，它们像一锅粥一样，搅成一团。我已经搞不清世界在发出什么声音。一切归于沉寂。

我心慌的时候，我会寻找一种自己存在的方法。我有时候，会在闹市区大叫一声。但我好像连声音器官也不存在了一样，什么也发不出来。也许发出来了，因为很多人惊恐地回过头来看我。如果我感到自己死亡了，我也会去找女人。现在找一个女人太容易了。我再也听不到女人的叫声了，在寂静中，女人张着嘴巴，显得非常滑稽，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恨不得把这个世界吞噬。

于是我也张开了嘴巴。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在高潮到来时叫喊。我见到女人脸上的惊恐。她们的惊恐就是我存在的镜子，我从她们的惊恐中感到了乐趣。是的，我还可以把她们搞得惊恐不安，说明我还存在着。可是，如果是鬼魂，也一样可以把人搞得惊恐不安的呀。

生活中没了奇迹。我开始在纸上画地雷的形状。我喜欢地雷的形状，它像外星人的头盔，有着超现实的气息。我画各种各样的地雷，有像静物一样安静的，有像昆虫一样色彩斑斓的，有点火的，有爆炸的。画这种图画的时候，我嗅到了炸药安静的气息。我太熟悉这种气息了，每次，当我把地雷打开，这种气息就会刺激我，令我的身心充满快感。后来，我找女人，到达高潮时，我都感到周围充满了火药气味。

画地雷时，我想起在边陲挖地雷的事情。那地方，现在旅游者很多。他们有时候也去对面那个国家走一走，买一些东西回来。他们买回来的都是同战争有关的东西，比如子弹壳、枪托把、瞄准器。他们说，对面的小摊上满是这种东西。这些带着战争气息的物品，令他们满心喜欢。在和平时期，它们看上去就像是精致的器具。后来，当地人来向我们收购地雷，说旅游者就喜欢这种东西。我们把里面的火药取走后，把空壳地雷卖给当地人。旅游者见到地雷，眼睛都会放光。

前几天，我在一条小巷无聊地转悠的时候，看到一户人家的客厅里放着一颗地雷。我想他一定去那个地方旅游过。见到地雷，我再也迈不开脚步了。我好像突然听到了声音。地雷在地底下发出的声音。我多么熟悉那种声音。那是在我的光辉岁月中听到的声音。由着那声音的召唤，我向那地雷走去。我伸出手，把它抱在怀里，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现在，这颗空壳地雷就在我的屋子里。我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听到它发出的温和的声音，像虫子在地下鸣叫。这声音令我

感到温暖。我感到屋子里充满了火药气味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是空壳地雷发出的愿望。它希望我去充实它，把它填满，成为一颗真正的地雷。我想，如果它成为一颗真正的地雷，它一定会发出这世上最美妙的声音。

我开始找炸药。我是一个拆雷专家，要安装一颗地雷对我来说是件容易的事。但是炸药并不好搞，要买到炸药得办一些手续。我才他娘的不想办什么手续。我就去采石场。我在采石场弄了不少炸药和雷管。拿那些炸药时，我体会到听不见声音的好处，就好像世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如入无人之境。

现在，它已成了一颗真正的地雷。地雷在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和地面上不同，在地底下，它的声音犹如女高音发出的，既华丽又幽暗。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个大老粗，我喜欢听一点儿歌剧，我尤其喜欢听那种有着圣灵般气息的唱段，歌声通向天堂，既让人感到超凡脱俗，又让人感到十分腐朽。可是，现在，我听不到这种声音了。我几乎想不起这种声音。我希望从地雷上面寻找。我只要把它埋在地里，它就会发出这种超凡而又腐朽的声音。我想伴着这声音睡觉。

我把地雷埋在屋子里。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睡去。我是如此安详，有声音的世界是充实的，令人心情松弛的。我感到失去的世界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
一个地雷，就像是独唱，我希望听到更为灿烂、更为辉煌的声音。我打算做更多的地雷，把它们埋在屋子里面。这个想法令我无比激动。是的，和无数地雷相伴的日子，就是我的光辉岁月。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，我的天才般的岁月。

现在，我的屋子里埋满了地雷。大约有十二颗。每次，我进进出出，都是在地雷阵中穿行。也许我已忘记了这些地雷埋在什么地方，但我不会踩上它们。我相信我不会死在地雷上面。我虽然什么也听不见，但屋子里地雷发出的声音我是听得见的。它们在地底下合唱。声音充满了欢乐，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。我

经常听得热血沸腾。

在欢乐的大合唱伴奏下，我穿行在地雷中，我时而跳跃，时而旋转，时而侧移，活像一个芭蕾舞演员。

但没几天，地下不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不，它们也许一直在那儿歌唱，但我听不到，我知道我聋了，我听到的只不过是我的想象。我一下子感到无比沮丧。死亡的感觉又降临了。我变本加厉，在街头发出各种我听不到的古怪的声音。

一般没人理我。但有一天，一个目光炯炯有神的小个子跟上了我。这令我兴奋。我能猜出来他是什么人。我感到这个家伙就像我埋着的地雷，他的跟踪令我觉得自己和世界还有一点点联系。

如果，他是地雷，那会是一颗什么样的地雷呢？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？他是一个男高音，还是花腔女高音，或者是深沉的男低音？我得听见这颗地雷发出的声音。我渴望声音。

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我的工作。我从部队下来，地方安排我管仓库。他们说，我已听不见了，只能管管仓库。我管的仓库是归属于造船厂的，这几年造船厂很不景气。我管的仓库里堆放着废铜烂铁，仓库显得杂乱无章。也没人来查我的岗。这个仓库像是被废弃了的，就像我，是被这个世界废弃了的。

我有一个念头。我希望找一个女人来，在那些地雷上做爱。我知道自己在做爱时，那个小个子会在外面偷看。好吧，让我尽情演奏吧，虽然只有一个观众，但有观众就好。有观众说明世界依然存在。我的动作无比夸张。

我又听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。关于贝多芬我是知道一些的，他同我一样，不幸成了一个聋子，失去了世界。他那张愤怒的脸就是失去世界的脸，所以他发出的声音就会如此歇斯底里。他一定像我一样，为了掩盖内心的恐慌，他必须大喊大叫，什么命运啊，什么英雄啊，叫得让全世界都听到。

我所有的感官注意着门外那个小个子。现在，他对我而言是一枚真正的地雷。我好像又成了一个工兵，我要听到他发出的声音。

后来，我送那女人出去时，我看到那家伙一脸的冷漠。他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都闭上了，这令我不快。

好吧，那就让他见识一下我的绝活吧。

人生的所有乐趣就在把玩过程中。我很早就懂得这一点了。现在我把地雷埋在我睡觉的房间里，是为了挑战我的身体。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了，我是一个工兵的时候，我就在我们兵营外养着一颗地雷。我没告诉任何人，我的同伴随时有可能踩上它，这令人激动。我当然不能让任何人踩上。我时刻看管着它，我的耳朵一直倾听着它发出的美妙音响。在这种挑战中，我的身体无比饱满，无比充实。

现在，门外的那个家伙就是我养着的地雷。我要让危险在他身边擦过。我发现那个家伙喜欢狗。当那些宠物在他面前经过时，他就会忍不住去抚摸。可有一天，一只小狗路过他身边，他想要去抚摸时，一枚雷管在小狗的肚子里爆炸了。小狗当场毙命。我看到那个家伙东张西望，惊恐不安的样子。他看着小狗血肉模糊的肚子，失声痛哭起来。然后，他就匆匆跑走了。

现在，他也许更加了解我一点儿了。我想。

我又把女人带到我的房间。在火药的气味中，女人香艳的肉体是多么令人激荡。

但这次我和女人被人带走了。我没感到惊奇。我其实在等着这一天，我是同他们玩定了这个游戏了。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把玩。如我所料，他们很快把女人放了。他们奇怪的是我。他们摆开架势，开始审问我。

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我什么也听不见。我充满敌意地看着他们。他们大概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不知好歹的人，他们愤怒

了。我想他们早已想收拾我了。

我得说说那小个子是怎么折磨我的。我得承认，他在折磨人这件事上有天赋。我不是个杂技演员，可他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杂技演员。他用一根绳子绑在我的两只脚踝上，然后，把我的脚拉成一个反 C。我的双脚软得像青蛙的脚。我发现，他在这么干的时候，眼睛亮得不行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一些隐秘的感受，折磨让我的身体苏醒过来。我感到身体里面的声音。我听到自己又回到了人群中，回到了这个世上。有一刹那，我竟然流出幸福的泪水。

幸福过去后，跟着来的就是屈辱。

那天，我从仓库回家，一直守在电视机前。我在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。我在离开仓库时，看到了那个爆炸的场面。远远地，我看到仓库塌陷下去，塌得如此沉着，缓慢，像一位大师。

电视终于播放了那个场面。我看到，我看守的仓库已成了废墟，一些人正在清理。他们清理出了两条警犬。我不知电视里播音员在讲什么，我看字幕。字幕说，在两只警犬的肚子里，发现了两颗微型地雷，但量大得惊人。歹徒是通过遥控装置引爆这两颗地雷的。

我看到这样的字幕就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一具尸体，是那个小个子。我想我杀了人。关于杀人这件事，我有点不安。我在边陲挖地雷时，有一个家伙参加过战斗，他经常向我们吹嘘杀人的事情。他说，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当你杀了第一个人后，就会变成一件容易的事。后来有人开玩笑说，这就好比玩女人，第一个最难，玩得多了，连女人长什么样都不会记得。

我想起小个子的模样。有一天，我跟踪他。他去了一家幼儿园，把孩子接了出来，是个女孩。女孩扑到他的怀里。他的脸上都是微笑，满足，慈爱。他的女儿很漂亮，像一个洋娃娃一样。

我不知怎么的，想起这些，我有点难受。

四周非常安静。此刻，我脚下的地雷都睡着了，它们没发出任何声音，它们如此安详，就好像在神的怀抱里。

我在等待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。

爆炸过去很长时间，门外一直没有动静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我知道迟早会有动静。

警察们的到来真是令我愉快。他们把我包围了起来。附近的居民都被撤离。警车在外面呜咽个不停。他们小心地匍匐在警车边，端着枪。我站在窗边张望，看到他们小心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我就高叫了一声。

有人在用高音喇叭向我喊话。我听不清他在叫什么，但我可以猜出来：

“我们已查清你私藏炸药，你的行为是犯法的，你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……”

警察们的到来让我活了过来，并且活得强劲。那是一种激情勃发的生命感觉。我又听到了地雷那欢快的合唱。我喜欢贝多芬，地雷们都很听话，他们就为我唱贝多芬。贝多芬的声音是那种力比多过剩的声音。雄健的声音。激动不安的声音。我为自己又一次听到这些声音而欢欣鼓舞。

这些地雷将歌唱着献身。我像一个指挥一样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系着它们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让它们发出世上最为洪亮的声音。

告诉你们，我是个工兵，但我没有参加过战争。我参军的时候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。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，活着就是战斗。同自己的身体战斗，同人群战斗。我觉得他说得很对。

他们一直没有动手，这令人不耐烦。我盼望他们早点行动。

夜晚降临了，看热闹的人陆续散去，警察们也安静下来。他们守在外面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。我知道

这安静的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。我的手中攥着地雷的开关。

警察们终于按捺不住了。他们开始在黑暗中蠕动。他们在慢慢向我屋里靠近。我全身打战，紧张的感觉里潜藏着无比的快感。我又一次听到了地雷特有的合唱声。

我终于听清楚了这世界的声音。轰——当地雷在我的手中炸响时，我真的听到了它热烈而欢快的声音。这声音令我体验到世界的重量。我感到自己的体重在增加，感到一种充实而温暖的肉体的圆满。我以为我在不停地下坠，坠向世界的深处，但实际上，这声音把我送到了天上。我在死之前听清楚了世界的声音，我是死而无憾了。

原载《莽原》2004年第1期

廊桥遗梦之民工版

李师江

沿海高速公路修到青石桥跨海大桥的时候，正逢阴雨季节。工程队原来计划以牺牲少于五个民工的代价把这座桥搞定，但是断断续续修到一半的时候，已经死了六个人。一时之间好多民工都想打退堂鼓，工程队只好提高 20% 工资来挽留，并且鼓励加班。一个月来，水泥工钱仁发心里在不断打鼓。这个来自湖北大别山山区的农民以前没见过海，这次随着高速工程的推移来到闽东，第一次见到青石桥海峡的时候，心里不由叫道我的妈呀，这哪里是海，简直是断魂谷，瞅一眼人没掉下去魂魄已经先掉下去，瞅第二眼脑袋就要晕，不拔腿走就觉得自己已经死了。百来米高的垂直的悬崖下，海浪掀起来就能把你掀下去。钱仁发在悬崖上抄水泥的时候，一阵微风吹来，就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要被吹下去。而一阵稍大的风吹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得不蹲下来。民工叫喊，嘿，你又要拉肚子啦？

他的恐高症比常人要厉害，有一次梦见自己丢下悬崖，慢慢地飘下去，屁滚尿流地飘，醒来后胯下凉飕飕的，觉得自己都废了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按照这个死人的频率，估计还要死六个，

自己保不准就是这六分之一。于是他会在悬崖边上像哲人一样思考：他妈的到底是谁把我送到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来呢？他朝着海浪喊：他妈的到底是谁呀！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活，都在防止自己变成第七个。悬崖底下有时候会传来回声：谁呀谁呀。但是我们的哲人钱仁发听出弦外之音：命呀命呀！哦，他在刹那间便想通了有的人一辈子想不通一辈子在抱怨的问题，想通了腐朽的文人们论证了几千年没论证出来的问题。每阵风吹来，他就看见自己的命被吹走了，从裤裆里溜走了，像一只海鸟在海浪与雾气间飞呀飞，一会儿看得见，一会儿看不见，你知道它是活的，但掌握不了它。直到收工铃响，跑到窝棚里吃饭，一口热腾腾的汤下去，才感觉命从海面上飞回来了，从裤腿里钻回来了，哦，自己的裆部又恢复了生机。

钱仁发还真怕有一天命溜走后飞不回裆部，跟表弟刘福利商量，为了避免成为第七个烈士，是不是该卷铺盖回家？刘福利一万个不答应，当初俩人出来的时候是借了路费出来的，好不容易进了施工队，现在每个月有七百块钱的收入，要是回到大别山，掘地三尺每月也掘不出七百块。刘福利说，回家能干吗，你还想回家再操一个孩子出来吗？钱仁发不说话了，在家里确实闲得慌，除了干老婆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一干的事。老婆的肚子一刻也不能闲，四年内生了三个，整个大别山，也只有这块地有收成。生了前两个女儿后，家里的锅碗瓢盆被计生人员砸了一遍，一间破茅屋被砸出八个洞，其中有两个是在屋顶。所以第三个男孩是在树林里搞出来的，终于搞出个男孩了，搞出来后兴高采烈，觉得这个地方风水真好，又没有计生人员来性骚扰，索性把破茅屋扔了搬到林子里过野人生活。当野外性爱在欧美时行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大别山农民一点也不落后于时尚，唯一不同的是别人在汽车里、沙滩上、海底，而他在土坡上、草丛中、树杈间，除了设备不够先进之外，刺激和惊险程度一点也不逊色。这个已经演了帽子戏法的农民还想继续高歌猛进超过郝海

东和王涛成为中国最佳射手的时候，被守门员刘福利及时止住了，刘福利责怪他道，孩子整出来时倒是人，可是越长越不像人，你他妈的真不是人。刘福利把这个爱射门的农民带出来，转为一个贪生怕死的民工。

钱仁发忧心忡忡道，你看这么修下去，死人是免不了的，要是哪一天轮到我，那可怎么办？刘福利冷笑道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女人也有了，孩子也生了，死了也值得；我除了我娘，连女人都没摸过，死了才冤枉，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！钱仁发想想也是，男人该经历的事情自己都经历了，确实比刘福利要幸运。但掉头一想，又觉得不对，刘福利要死了，一个人赤条条就走了倒是干净，自己要是走了，老婆和孩子怎么活下去呢！这个问题一冒出来，就复杂了，原来自己那条飞来飞去的命不光是自己的，还有老婆孩子的份。一想到这里，钱仁发的胯下突然沉重起来，好像一家子人都挂在胯下了。

钱仁发决定请刘福利吃碗牛杂粉。牛杂粉是宁德一带最诱人而普及的小吃，汤是用牛骨头和牛杂熬的，你一闻到香味，牙根就发痒，一万只蠢蠢欲动的牙虫就会催你来一碗，再来一碗，最后来一碗，最后再来一碗，那些贪嘴的牙虫根本不管你肚皮是不是已经撑破了呢。钱仁发第一次吃了牛杂粉后，才发觉世界上还有比干老婆更爽的事，嘴巴上的爽居然还可以超过胯下的爽，哦，世界真奇妙，老躲在山沟沟里还真不知道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比吃牛杂粉更爽的吗？肯定有，只是目前还未发现而已，牛杂粉之后必然有一个崭新的世界，等着钱仁发去探索，去开发，去实现。

钱仁发三十秒之内干掉一碗牛杂粉后，让老板再来一碗免费的汤，一边把牙缝里的牛肉剔出来就汤喝下去，一边盯着刘福利。由于今天是他请客，所以他装出一副大爷的样子。一个民工拿着根牙签装出一副大爷的样子，可笑死了，他慢条斯理地对刘福利说，吃了这碗牛杂粉，你的责任就不一样了，万一我要是掉